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张海君 / 总策划
当代青少年故事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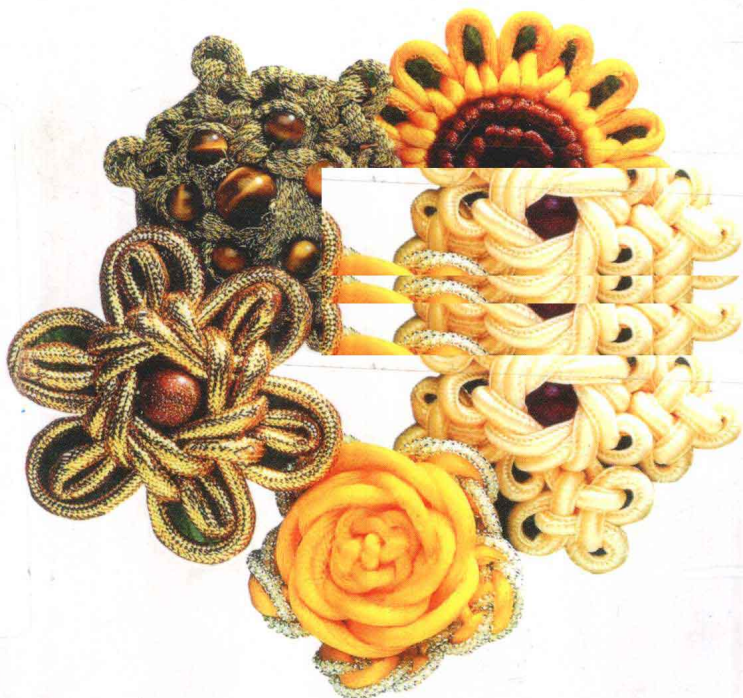
七彩中国节

Qi Cai Zhong Guo Jie

赵守玉 陈婧◎著



他读书天下第一称为状元，可耕田却没有天下比较，如果有天下比较，我也可能成为状元，那我们不也是平起平坐吗？！我这个农夫就要和状元公比试一番，不知状元公敢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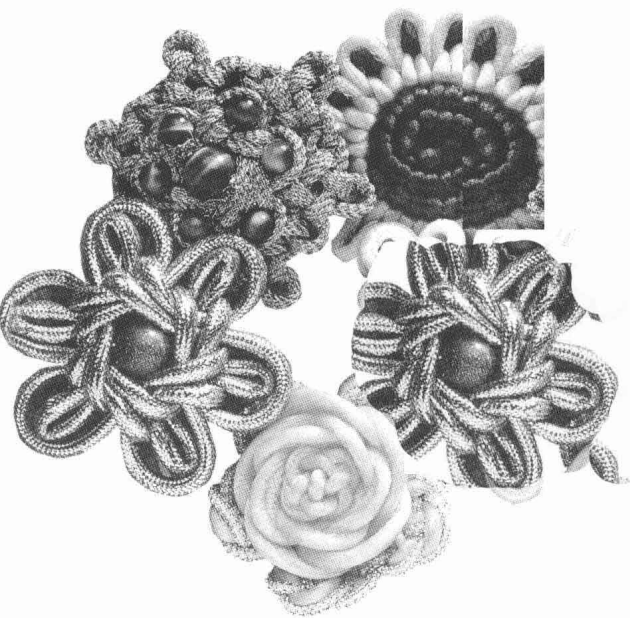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张海君 / 总策划
当代青少年故事读本

七彩中国节

Qi Cai Zhong Guo Jie 赵守玉 陈婧◎著

他读书天下第一称为状元，可耕田却没有天下比较，如果有天下比较，我也可能成为状元，那我们不也是平起平坐吗？！我这个农夫就要农夫就要农夫就要，不知状元公敢不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彩中国节/赵守玉,陈婧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当代青少年故事读本)

ISBN 978-7-206-07229-1

I.①七… II.①赵… ②陈… III.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605 号

七彩中国节

著 者:赵守玉 陈 婧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晴晨工作室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229-1

版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当代青少年故事读本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目录

七彩中国节

qicaizhongguojie

第一辑 春分殇

打春牛	3
雨水节	9
惊蛰虎患	15
春分殇	20
清明祭	25
谷雨海祭	31
立夏情称	36
小满观戏	46

第二辑 立秋摸秋

夏至犒牛	55
小暑食鳙	60
大暑送船	65
立秋摸秋	75
处暑放灯	86
白露米酒	96
秋分祭月	108

第三辑 寒露登高

寒露登高	121
霜降祭兽	130

立冬葷香	140
小雪腌菜	152
大雪腌肉	161
冬至送鞋	172
小寒斗鸡	180
大寒捡骨	191

七彩中国节

QICAIZHONGGUOJIE

中国新锐作家方阵

当代青少年故事读本

第一辑 春分殇

打春牛

雨水节

惊蛰虎患

春分殇

清明祭

谷雨海祭

立夏情称

小满观戏



打春牛

“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牛。”这是流传在江南水乡的几句民谣。

立春马上就要到了，每年一度的“打春牛”活动又要开始了。提起“打春牛”，在富春县就不得不说说唐二牛了。这唐二牛既不是官绅富豪，也不是族长寿佬，他只是一个陶匠。因为技艺精湛，方圆百里都有些名气。许多年来，不论是民间拜春还是官府迎春所用的泥牛，大多出自唐二牛之手。不久前，新任知县邵海民发下告示，说他今年要与百姓们一起迎春，大家好好热闹热闹。这样的事情已经好几年没有了，唐二牛高兴得半宿没有睡好，正苦思冥想塑一个什么新花样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半夜来访的这位不速之客，是唐二牛的发小梁永泰。梁永泰满面风尘，一身褴褛，一见面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二牛兄弟，你一定得帮帮我啊！”

梁永泰和唐二牛是邻居，从小就常在一块儿玩耍，非常要好。后来，梁永泰进了学堂读书，而唐二牛则因为家境贫寒，开始学习烧制陶器的手艺。再后来，梁永泰考取了功名，在外地当了县丞；唐二牛呢，也成了闻名的工匠。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随着唐二牛有了些名声，当时的富春知县动了心。决定把他纳入官役，押到官窑，专门为官府烧制陶器。当地百姓都知道，进了官窑就是下了地狱，没有几个能够活着出来的。

万般无奈之下，唐二牛找到了梁永泰。梁永泰花了二百两银子，把事情摆平了，让富春知县收回了成命。唐二牛一直对梁永泰这段救命之情刻骨铭心，眼下一见恩人落得这般模样，急忙双手搀起他，问道：“大哥，你这是怎么了？慢慢说，只要有用到我的地方，二牛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梁永泰咬牙切齿地点点头说：“好，这才是自家兄弟。”接着就说出了此行的原委。



原来，事情还得从新任富春知县郜海民身上说起。在这之前，他当过海州知县，正是梁永泰的顶头上司。不久前的一天，出于同僚情谊，梁永泰把郜海民邀到家里饮酒赏花。两人喝着喝着来了兴致，梁永泰便把夫人月殷叫出来为上司敬酒。谁知郜海民一见如花似玉的月殷，顿时露出了好色的本性，一把拉住月殷的手。月殷羞愤交加，回手给了郜海民一记耳光，掩面大哭进了后堂。梁永泰急忙进入后堂，解劝宽慰妻子，郜海民吓得酒顿时就醒了，慌忙走掉。梁永泰碍于郜海民是他的上司，也没有过多追究，本来以为事情就此打住。不料一个月后，郜海民突然捏造了个“包揽词讼、徇私枉法”的罪名，把梁永泰送进了大牢。梁永泰在狱中受尽折磨，几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才被稀里糊涂地放了出来。等他回到家时，家宅早已换了主人，月殷也不知去向。梁永泰多方打听才知道，自从自己被抓后，月殷变卖了所有家产，又凑了些银两送进县衙，要求赎出丈夫，郜海民死活不肯答应；却又让下人放出话来，只要月殷乖乖听话，万事好商量。为了留住丈夫的一条性命，月殷最终忍辱含羞，投入了郜海民的怀抱……梁永泰这才被放了出来，月殷就在当天一头跳进了水井……

说到最后，梁永泰已经是泣不成声：“想不到这个狗官，又跑到这里作威作福来了。此仇不报，我死不瞑目啊！”

听完梁永泰的话，唐二牛拳头攥得直响：“大哥，你说怎么办吧。只要能报此仇，小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梁永泰擦了擦眼泪，冷笑着说：“其实这事儿好办得很。他今年不是要和百姓们一起‘打春牛’吗？只要如此这般……”说着，对着唐二牛的耳朵一阵嘀咕。

转眼，离立春就只剩下一天了。按照多年的规矩，这天清晨，唐二牛要为已经塑好的春牛披红挂花，精心打扮一番。日上三竿时，县衙派来的鼓乐队浩浩荡荡地来迎春牛了。队伍的最前面，是两个头戴高冠的“春官”和“春吏”。“春吏”每走一步，就高喊一声：“春来了！”“春官”则始终面带微笑，在沿途大街两边的小桌上，随手取一些五谷杂粮向两边挥舞着，以示风调雨顺，人寿年丰。“春官”、“春吏”的身后，知县郜海民身着大红官衣，率领属下，迤逦前行。他们的后面，则是来自四乡八里数不清的农民，大伙儿身着节日盛装，手持各色农具，敲锣打鼓向郊外的迎春亭走去。

来到迎春亭，众人在事先安置的芒神面前两跪六叩之后，主持仪式的“知宾”举起酒壶，满满地斟上一杯酒，双手捧给郃知县。郃海民接过酒杯，虔诚诚意地把酒洒在地上；然后九步走到“芒神”面前跪倒，行了大礼。再九步走到春牛跟前，一揖到地。接着，由身着五谷服的二十四名壮小伙儿把春牛抬起来，吹吹打打，迎进城郭，放在奉春台上。

第二天正午时分，郃海民亲率全城百姓一起来到奉春台，行完叩拜之礼。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抄起鼓槌，敲响了迎春大鼓。而后，郃海民从百姓手里接过“打牛柳枝鞭”，慢慢地向春牛跟前走去。随着他的脚步，台下军民异口同声地唱起了“打牛谣”：“三鞭打牛头，富贵吉祥乐悠悠；三鞭打牛腰，五谷丰登节节高；三鞭打牛尾，四季平安家和美……”歌声中，郃海民高高地举起了柳枝鞭。就在这个时候，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一声：“老爷当心！”话音未落，郃海民的鞭子已经重重落下，“啪！”柳枝鞭狠狠地抽在了牛头上！就听三声厉响，三支弩箭闪电般从牛嘴、牛眼里射了出来。幸亏被飞步上前的唐二牛用力一推，郃海民才避开了牛头的正面。三只弩箭射空了。

人们还没有醒过神来，“砰！”奉春台的一块台板突然被掀了起来，“嗖”地蹿出一个人影儿，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向郃海民刺了过去。两边的衙役、捕头急忙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将刺客按倒在地，绳捆索绑。郃海民惊魂稍定，向地上看了一眼，皱皱眉头说：“梁永泰，原来是你呀。把他押下去！不要脏了奉春台，耽误乡亲们打春牛！”

梁永泰竭力挣扎着，狠狠瞪了唐二牛一眼。百姓们乱了套，纷纷拥到台前，指着唐二牛责问道：“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牛头里为什么会射出弩箭？”唐二牛“扑通”一声跪在了郃海民面前，泪流满面：“草民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哇……”

原来，唐二牛听信了梁永泰的话，塑春牛的时候，在牛头里装了三枚毒箭。只要郃海民鞭打牛头，就难免被毒箭所伤。可是，他今天亲眼看到这位新任知县是这样的平易近人，连八抬大轿都没有坐，事事亲力亲为，不禁心中犯疑。唯恐一步走错，成为万人唾骂的千古罪人，所以在关键时刻他放弃了原有的计划。讲到最后，唐二牛狠狠地捶着自己的脑袋，说：“草民惊吓了老爷，又耽误了乡亲们的大事儿。老爷怎么治罪，草民绝无怨言！”

郃海民微笑着扶起了唐二牛：“知错即改，就是好百姓。何况你不顾自己



安危，救了本官。我不但不怪你，还要好好谢谢你呀！”

“多谢老爷！”唐二牛站起身来，“小人以性命担保，再不会有任何意外。大人尽管放心大胆地打春牛吧。”郇海民点了点头，高高地举起了柳枝鞭。在百姓们的欢呼声中，春牛最后被打成了碎块儿。台上台下的农民笑着、跳着、各抢一块春牛的泥块儿，兴冲冲地带回家里。

翌日，几名衙役抬着轿子来到唐二牛家里，说是奉知县老爷之命请他到县衙饮酒。唐二牛连连辞谢，可衙役们又推又拉，硬是把他塞进了轿子里。

县衙后厅里酒宴刚刚摆好，就有下人走了进来，在郇海民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郇海民面露喜色，说道：“来得正好，快快请进！”

不大一会儿，一对三十岁上下的农家夫妇走了进来。虽然衣着简朴，却依然能够看出那女子出众的容颜。两人进了大厅，双双下拜。郇海民急忙让他们站起来，吩咐下人添加杯箸，邀请两人一同入席。夫妇两人刚刚坐下，那女的说：“小女子知道，再过几天就是老爷的寿诞之期，所以匆匆赶来，想给老爷拜个寿。刚进城，就听说，有人竟然借打春牛之际，要暗算老爷，有这事儿吗？”

郇海民笑了笑说：“也算是有惊无险，多亏你这位唐大哥相救。对了，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月殷……”

“什么？她是月殷？”一听说面前这位女子就是月殷，唐二牛忽地站了起来，吃惊地问，“听梁永泰说，你，你不是投井自尽了吗？”

“什么？他说我投井自尽了？”月殷非常吃惊，“这个千刀万剐的畜生，到底是怎么说的？”郇海民也奇怪地问：“是啊，这是从何说起呀？”

于是，唐二牛就把梁永泰那天夜里向他哭诉的话儿，前前后后讲了一遍。郇海民听罢，连连摇头：“二牛，你上了他的大当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郇海民到海州上任不久，就发现梁永泰能说会道，文章写得也不错，对他有了几分好感。所以，那天梁永泰请自己饮酒赏花，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梁永泰让月殷出来敬酒也是事实，不过郇海民并未失态，更没有失礼。但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原本是有些酒量的，那天只喝了几小杯便酣然大醉了。等他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睡在梁家的床榻上，身边还躺着一丝不挂的月殷！



郜海民当时就吓傻了，不知如何是好。而月殷也醒了，口口声声地哭诉是郜海民酒后无德，强行拥她同眠。就在这个时候，梁永泰推门走了进来，一见此情此景，梁永泰额上青筋直蹦，眼里喷火，半晌无语，最后摇摇头走了出去。郜海民急忙穿好衣服，在客厅里追上了梁永泰。还未等他辩解，梁永泰就摆了摆手，豁达大度地说：“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全当逢场作戏了。大人既然喜欢月殷，下官自当忍痛割爱，我会悄悄将她送到您的府中。”

多说无益，郜海民跺了跺脚，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梁家。此后，梁永泰又邀郜海民过府饮宴多次，甚至悄悄把月殷送到他的住处，都被郜海民拒绝了。正因如此，郜海民对梁永泰的人品产生了怀疑。这样深藏不露，奸诈阴险之徒，绝对不会是什么好官儿。因为担心走漏风声，打草惊蛇，郜海民决定乔装打扮，彻底查清梁永泰的种种劣迹。

有一天夜里，郜海民私访归来，刚刚走到县衙后门，墙根儿忽然转出一个黑影儿，向他扑通跪倒。郜海民定睛一看，竟然是月殷！他正要呵斥。月殷悲切地喊了声：“老爷，小女子有天大的冤枉，你不能不管不问啊！”郜海民听她话里有因，就将她带回府中询问。

月殷本来是海州一个偏僻农村的贫苦人家的女儿。因为家里仅有的几亩薄地被村里的恶棍霸占，父亲去县衙喊冤，官司落到梁永泰手里，被他千方百计骗去揭皮剥肉借来的几十两银子，结果还是屈打成招，死在了狱中。月殷也未能幸免，被官媒卖进万花楼当了妓女。此时，她已经与村子里的小伙子水生相爱三年，就这样被生生拆散了。

月殷刚到万花楼没有几天，梁永泰就突然出现在那里，声称自己刚刚死了妻子，要花钱为她赎身，纳为填房。郜海民上任以后，他见这位新来的县令为官正直，唯恐有朝一日东窗事发，便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邀请郜海民过府饮酒赏花，在酒里下了蒙汗药，威逼月殷与之同谋，一口咬定是郜海民酒后逼奸，以此为把柄，将郜海民死死地捏在自己的手心里。月殷起先怎么也不肯答应，梁永泰凶相毕露地恐吓她：“我能把你卖进万花楼，能把你赎出来，就还能把你塞进去！你自己看着办吧！”迫于梁永泰的淫威，月殷这才违心地就范了。

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郜海民通过一段明察暗访，已经摸清了梁永泰大量违法犯罪的犯罪事实，又有月殷当堂对质，铁证如山，使之诬陷郜海民的阴谋

彻底败露。不料，他正要给梁永泰依律治罪的时候，上司一纸公文，把案子调进了府里。原来，一贯善于巴结逢迎、舍得花钱的梁永泰已经做了手脚。最后他已被革去了官职，没收私产，削为了平民。不久，郃海民又亲自做媒，让月殷与水生结为夫妇。

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历尽劫难，终于破镜重圆，走到了一起。月殷、水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此时，他们高举酒杯双双站了起来：“老爷，没有你这样爱民如子的清官，就没有我们夫妇的今天，就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请满饮这杯酒吧。”郃海民微微笑着回答：“没有百姓的拥戴，当官的哪有什么好日子？二牛，大家一同干了吧！”

唐二牛举起酒杯，两只手却一直颤抖不止。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忽然两腿一软，倒在了地上，手里的酒杯“当啷”一声摔了个粉碎！在座的全都大吃一惊，身边的郃海民急忙将他搀了起来，问道：“二牛，你这是怎么了？”

“老爷，我，我问心有愧啊……”唐二牛面色蜡黄，断断续续地说，昨天在奉春台上，因为掩护郃海民，一支毒箭擦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起初他并未在意。可从昨夜开始，他就觉得头顶那个部位又痒又麻，自己浑身无力，只想呕吐，这才断定是被毒箭擦伤，箭毒已经在渐渐扩散了。他本想连夜去找郎中诊治，可是，梁永泰被绑走时那恶狠狠的一眼，就好像一把刀子插在了他的心口，使他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他想，梁永泰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关键时刻自己却背叛了他。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死不足惜啊……

“糊涂，你怎么这样糊涂！”唐二牛还没有说完，郃海民就叫了起来。而后立即吩咐衙役，火速去请全城最好的郎中，务必把唐二牛抢救过来。可惜为时已晚，衙役刚出门不大一会儿，唐二牛就闭上了双眼，阖然长逝了……

郃海民厚葬了唐二牛。自此以后，在富春县每年一度的“打春牛”活动中，除了打牛头、牛腰、牛尾，又添了“打牛毛”一项，歌谣中也多了一句：“三鞭打牛毛，黎民百姓乐逍遥”，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像唐二牛这样多如牛毛的纯朴老百姓的。

雨水节

1. 雨水遇劫难

按照百十年来的规矩，雨水节这天，嫁出去的女儿要带着姑爷回娘家看望父母，送上一坛罐罐肉，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再送上一条一丈二尺长的红棉带，祝福父母健康长寿。

可是，今年雨水这天，左杏却犯了难，她不知道丈夫徐路肯不肯跟她回家看望老父亲。左杏是家里的独女，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左崇礼又不愿跟女儿女婿同住，一个人独自过活。年前，徐路不听岳丈劝告，执意去做生意，结果把家底赔个精光。左崇礼爱女心切，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左杏知道徐路的脾气，父亲羞辱过他，昨晚又下了一夜雨，道路泥泞，真担心他不愿意回去。

天色已经大亮，左邻右舍的小夫妻们说说笑笑，都在收拾礼物，准备回娘家，左杏只好硬着头皮，向丈夫说起这事。徐路犹豫了好一会儿，说：“要不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先进不进院，要是他不生气了，我再进去……”

左杏见丈夫好歹答应，心下高兴，忙去准备礼物。正当这时，两个公差走进门来，叫道：“你们可是徐路、徐左氏夫妇？”夫妻俩惶惑地对视一眼，答道：“对，敢问两位官爷有何吩咐？”两个公差把目光投向左杏，说道：“刚才有人报官，在十里渡河边发现一具尸体，有人指认是你父左崇礼，所以大老爷命你前去辨认。”

左杏脑袋里嗡的一声，差点儿摔倒。徐路忙扶住妻子，安慰道：“这怎么可能，岳父极少出门，他去十里渡干什么？肯定是认错了。别急，咱们先看再说！”说着搀起左杏，和两个公差一起，直奔十里渡。

十里渡在县城的另一侧，是进入县城的必经之路。官差早在河滩上搭了一个简易草棚，死者就放在草棚下。左杏分开众人，直着眼睛扑了过去。天



哪，躺在地上的正是自己的老父亲！左杏一头扑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

县令说道：“徐左氏，事已至此，节哀顺变吧！刚才仵作已经查过，你父身上只有一些刮擦伤痕，也没带任何值钱的东西，所以还不能确定是他杀。不过你放心，本官自会认真查办。你且随公差去你父家，看少了什么没有。”

左杏含泪起身，由徐路搀了，同公差一起进了县城，来到左崇礼家。砸门进去，只见屋内井井有条，并没有翻动的痕迹。见此情景，左杏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正伤心间，忽听有人嚷道：“杏丫头回来了，可把你爹盼坏了！”原来是左崇礼的邻居于老太太。

老太太见院子里站着公差，左杏满面泪水，顿时愣了：“这，这是怎么了？你爹呢？”左杏哭道：“我爹他……回不来了……”老太太嘴巴张得大大的，惊道：“昨天他临出门时跟我说，雨水节女儿女婿给爹娘过节，当父母的要回赠雨伞，保佑女儿女婿平安。可家里没有新伞，所以他打算去三十里铺讨要一笔旧债，再顺便买把新伞。”

“讨债？买伞？”左杏浑身一抖，一把抓住公差，“我父亲身上并无任何遗物，肯定是昨夜讨债回来，路遇歹人。歹人见财起意，害了我父！”

2. 绿伞现疑踪

公差把徐路夫妇、于老太太带到县衙。县令听完公差的报告，作了一个推测：三十里铺在县城东，经县城去就必经城东坝桥。这坝桥乃是河上一道石桥，平时为桥，雨时为坝。昨夜风狂雨大，左崇礼讨债回来，行至坝桥，遇上歹人，随身所带财物被歹徒席卷一空，歹徒把他推落大河，杀人灭口，于是尸体便被冲至下游十里渡。

这个推断看似合理，却仍缺乏足够的证据。而据于老太太说，左崇礼只说去讨债，并未提起去哪家，这条线索也无从查起。县令想了想，命人把报案的耿老汉传来。

耿老汉年逾五十，是个瘸子，听见县令传唤，急忙上前跪倒磕头，说起早晨发现尸体的经过：他家住十里渡口，老伴早亡，只有一个女儿。一年前女儿嫁给外村的董世奇为妻，他也算了心里一件大事儿。今天是雨水节，照理女儿女婿一大早就该来看望他，可等了许久，也没见女儿女婿身影。他

心下烦闷，信步来到河边，无意间发现了左崇礼的尸体……

县令打断耿老汉：“你发现死者的经过已和本官说过，不用再提。本官问你，当时死者身上可带有其他物品，比如雨伞、银子等物？”耿老汉一愣：“雨伞？大人，老汉并未看到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至于有没有银子，我就知道了。”县令点了点头，挥手让耿老汉退下。

正在这时，于老太太一把拉住左杏的手，说：“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刚才来时见街上走过去一个卖伞的人，他那伞有些奇怪，八成是……是你爹……买给你的……”

县令眉毛一挑，问道：“老人家何出此言？”于老太太说：“现在的雨伞都是土黄色的，可那人却抱着一把绿伞叫卖。昨天左老汉说，杏丫头最喜欢绿色，他一定要买一把她喜欢的伞。”县令一摆手：“徐路，你夫妻二人马上随这位婆婆去集市寻找那人，务必将他稳住。”

徐路和左杏急忙跟着于老太太来到集市，找了半天，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卖伞人。只见他低头看着手里那把绿伞，摇头叹息，肯定是孤伞难卖，准备退市回家。徐路快步上前，问道：“这位仁兄卖伞？”

卖伞人见总算有人询问，立刻来了精神：“是呀是呀，我这可是上等的好伞，特意托人从苏州带回来的，家里缺钱，只好拿来变卖。”徐路接过伞看了看，又问：“这伞怎的这般沉重？”卖伞人赔笑道：“重些好，省得风把伞卷走了。”

徐路点点头，慢慢撑开伞。这把伞的伞柄比普通伞柄足足粗上一圈，而且伞柄顶端竟刻着一行小字：左家女婿，定非庸人，伞物相助，生意重振。杏儿小女，助夫渡困，夫妻恩爱，相伴永生。“这真是岳父的遗物！”徐路惊叫起来。话音未落，身后闪出两个公差，一条铁链套住卖伞人，把他拴回了县衙。

县令看过绿伞，命人把卖伞人带上来。卖伞人浑身发抖，不由得跪在了地上。县令一拍惊堂木，喝道：“下跪何人？这伞是从哪儿来的？”卖伞人急忙磕头：“回青天大老爷，小的名叫董世奇，一向安分守己，今天卖的伞也非偷非抢，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哦？”县令冷冷一笑，“你可看过这把伞上刻的字？”董世奇一愣：“小人不识字，难道那字说小人是偷伞贼？”



“巧言令色！本官告诉你，伞上刻的字表明，这伞本是要送给这位买伞人的，可送伞的人却于昨夜不明不白死去。你可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啊？”董世奇一下子瘫在了那里，“大，大人明查，小的可没，没杀人……小的说实话，这伞是别人送的，至于伞的来历，小人也不知道呀！”

“是谁送给你的？”

“是小人的岳父，”董世奇又磕了一个响头，“十里渡的耿老汉！”

3. 伞中有深情

难道是耿老汉见财起意，杀了左崇礼，然后又贼喊捉贼到县衙去报案？县令眉头皱成一团，命人再传耿老汉。

耿老汉再进大堂，见到女婿董世奇和那把绿伞，脸刷地白了。县令喝问道：“耿老汉，这把伞可是你送给董世奇的？”耿老汉颤抖着点了点头。县令又问：“那这把伞是从哪儿来的？”耿老汉说：“是……是小人在集市上买的。”

县令一拍惊堂木：“一派胡言，我看是你从左崇礼那儿抢的吧！伞柄上刻的字早已证实了这一点。可惜你俩都不识字，露了马脚！”

耿老汉擦了一把冷汗：“大人，就算这伞是左崇礼的，可我也犯不着为了一把伞就杀人啊！”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县令狠狠一拍绿伞，却听“啪”的一声，伞柄破裂，一堆碎银从里面滚了出来，难怪这伞十分沉重。县令愣住了。耿老汉和董世奇显然并不知道伞里藏着银子，为今之计，必须先查清银子是怎么到伞里去的。县令略一思索，吩咐衙役速去查访绿伞来源。

很快，差人回禀说此伞不是本城伞匠所制，而是三十里铺最有名的伞匠李一手所制。县令立即命人传唤李一手。李一手一见那把绿伞，便点头承认。由于伞中藏银极为特殊，他也记得特别清楚：

昨天下午，一位老人来到伞铺，说他叫左崇礼，想定做一把绿伞，并取出十两碎银，让他想办法藏在伞中。老人说，明天就是雨水节，他得准备一把新伞送给女儿女婿。女儿最喜欢绿色，可惜没有绿伞卖，只好定做。女婿刚刚生意蚀本，所以他到三十里铺讨了一笔旧债，想帮女婿一把。女婿特别